



● 《大華晚報》1949年6月17日。

## 大江大海

黃霑書房藏有不少有趣的歷史痕跡，其中包括圖中這一份《大華晚報》。我不清楚這份報紙的來歷，它因何會被好好包紮，並且跟書房內的霑叔物品共存多年。我只知道，講黃霑的故事，由它開始，最適合不過。

黃霑本名黃湛森，1941年在廣州出生。1949年隨父親逃避戰亂，由廣州乘船到港，迎接他的是《大華晚報》呈現的那個半灰白，半金黃的世界。報紙上半頁頭條報導國軍大舉反攻共軍，轟炸上海。下半頁有不少商業廣告，最搶眼的有無敵牌西鞋大市場的促銷，和李我原著、任護花導演的電影《蕭月白》正式公映。

1941年的廣州，1949年的香港，大時代吹起烽煙，小市民照常營役。

黃湛森抵港時年幼，對烽煙和營役，一概不懂。他只知道香港有芒果、菩提子，和原子糖，因此高興。然後，他遇到不少好事，包括母親送他美味無匹的燒鴨腩和愛到發燒的膠塞槍。

慢慢他記得，父親決定離鄉時，眼有淚光。後來他知道，數年之間，不少人跟他們一樣，眼帶淚光，離鄉到港。黃湛森的遭遇，是很多人的遭遇。在他身旁，有數百萬人因為這段經歷，對鄉土國族欲拒還迎，又愛又恨。然後他們咬實牙關，遷牆建屋，在這個殖民城市安身立命，變成了世上獨一無二的「選擇了香港為家的中國人」。

1948年10月1日，我還在廣州。那時，只有八歲，在唸四年級。

那年的冬季，在一個寒冷的夜裏，父親抱着我在懷裏，很慈愛、很莊嚴地對我說：「兒，再過兩天，我們要到香港去了。媽媽過了年後，帶着兩個弟弟來。明天你不要上學了。」

我當時甚麼也不懂，聽見不用上學，還要到那有芒果、有菩提子、有「原子糖」的香港，當然很高興。

想起當夜父親的模樣，似乎記起，他那時兩眼還有淚光。

父親那時已經62歲。在他16歲那年，我祖父去世。他是唯一的兒子，肩負起養活一家八口的責任。而家裏，甚麼東西都沒有。

別人窮是家徒四壁，他窮得只有三壁，因為家裏的一面牆塌了，連磚頭石塊也沒有錢買，只能把拾荒執回來的爛瓦，用泥漿糊住竹竿，當做擋風，又不起牆壁。

他赤手空拳，當了13年沒有人工的船上小夥頭，再當了13年苦力，終於熬出了頭，慢慢，一文錢一文錢的積下來，買了點田地，蓋了所房子。

本來不想走。因為他自問一生，沒有要過半分不應取的錢，他積下來的每一塊錢，買回來的每一寸地，是他用血、用汗、用力、用命捱回來的東西。他不信有人會從他手上把這些東西拿走。但母親害怕，母親怕爸爸會受損害，怕兒子會受損害。而爸



1940年代攝於廣州。

爸因為愛媽媽，因為愛我們，所以才肯放棄了他自己數十年辛勞換來的東西，帶我們到這裏。



● 黃湛森（正中）、父母及兩位弟弟，1940年代攝於廣州。

## 廣州記憶

黃霑留有大量生活照片，攝於廣州的，卻寥寥可數。這一幅，眾人衣履端莊，髮式時髦，連手抱的小弟弟都甚有台型，是有水準的家庭照。照片正中頭特別大的那位哥哥，雙目炯炯有神，對鏡頭背後的世界充滿期待。

黃霑的童年，在廣州度過。那八年間，日佔和內戰接踵而來，穗港人口反覆流徙，但大部份時候電台繼續廣播，平民日子依樣過。黃湛森的廣州兒時記憶，因為是兒時，也因為是記憶，內裏沒有煙火，只有情趣，西關大街和珠江河上，到處情緣，黃家在廣州荔灣十六甫的故居，留下不少過年、賞月、種花、拍照和與家人共處的溫馨片段。

1949年，廣州時局劇變，照片中五人先後避難來港，在深水埗落戶。一家人沒有打算在此長住，連廣州故居的屋契也沒帶在身邊。他們期待捱過幾年流浪生活，便桃花依舊，重回廣州。

誰知一待，就是一生。

對五羊城，有種描不出，分析不來的情感。再髒再亂，也是故家所在。童年光影，數十年經時間洗刷過濾，仍然抹不清，濾不去。

兒時在廣州，家居轉角，有魚生名店「新遠來」客似雲來，先父常為座上客，我亦隨父去多次。

廣州時節，家中每年，例有朋友送來香米與臘老鼠，以臘鼠放在香米上蒸，其味之美，其香之妙，再無別物足以比擬。

記得幼年在廣州，家裏入夜，點的是火水燈，到後來，有了電燈，也是常常停電，做夜課，有例是先開電燈，然後是火水燈上場。

又記得那時玩具少得可憐，只有幾張「公仔紙」，幾顆玻璃彈子，一個陀螺。當初肯離家來港，不過是為了來到之後，可以買到「膠塞槍」。

小時生活，交通就是自己的腳。走一兩小時是閒事，和先父回鄉掃墓，在阡陌間哪一年不是走三四小時？走完不但沒有絲毫疲態，反而興高采烈，精神奕奕。

紅棉是我童年之伴，一直在廣州伴着我，像個好朋友。先父愛紅棉，兒時就沾染對英雄樹的好感，他攜我到中山紀念堂看紅棉的情景，至今未忘。

我的游泳老師，是爸爸。第一次下水，在沙面，與屎條同浮水上，老父教稚子做水上飛的幻夢，第一次破滅。他教我游泳的

「對於廣州有份解釋不來，而且說不出的情感。到底是自己的出生地，和童年成長的地方。看見有『騎樓底』的房子，我就只覺親切。」



黃湛森（左）和弟弟，1940年代攝於廣州十六甫東四巷故居天台。

畫面，現在還不時想起。

先父本來替我起名叫黃湛深，他很喜歡「湛深」兩字，想我長大成人之後，學問精湛而有深度。後來，他找算命先生為我看「百歲」，算命先生說我五行欠水欠木，先父就將「湛深」改作「湛森」。先父生我之年，已是 53 歲。老年得子，對我的鍾愛，真是無微不至。幼時好吃荔枝，夏日父親每天下班，必帶荔枝回來。有時我睡着了，便放兩顆在我手心，再掛一串在蚊帳的鉤子

「同耶穌基督有緣，自細就响學校聽過佢嘅教訓。  
連响廣州童年嘅 N 年前日子，  
亦因為嗰間懿群小學係基督教學校，  
所以亦知道聖誕節係咩嚟。」



黃湛森（前排左五），廣州聖神學校幼稚園畢業生攝影留念，1945 年攝於廣州。

上。那時我且已頑劣成性，睡醒必哭，只有摸到了荔枝，才露微笑。父親為了讓我一樂，不惜天天如此。

先父在穗，頗有資財，既有一直利潤滾滾來的生意，又有房產，更有鄉間別業。而我是長子，如果不是來了香港，一定遊手好閒，變成「西關大少」，名副其實的二世祖。

我從小就頑皮，而且十分心野，理髮師一見我即皺起眉頭，

說：「頑皮仔來矣！」因為鄙人向來坐而不定，一忽兒屁股向右傾斜，一忽兒頭顱朝左而擺，理髮師要花雙倍時間，方能把我頭髮理好。

我很令先父擔心，但他很少罵我，只罵媽媽。

認真觸怒了爸爸的一次，他有益深愛的花卉，好不容易等到有個蓓蕾，天天呵護，我這大頑童有天爬上了花槽，用手撫摸花蕾，葡的一下，那該死的東西就和花托兒分了家。父親一回家看見，就知是我的傑作，一言不發，拿了竹掃把就在園子裏追我來打，不過，纏腳的外婆拱着我身前護着。

1983 年，別五羊城第一次重回，雖然人面桃花，故居所在地，已經不是從前舊貌，連路名都改變了，但老家門前徘徊觀望，竟也有說不出的親切。

少年的時候，有甚麼值得懷念？廣州沙面的東橋西橋？還是十六甫東四巷的舊居？抑或是天成路大新街口的出生地？

還是那個由乞丐變了人民英雄的鄔伯？

或是在父親半生辛勞積回來的花埭果園「埗叟園」裏教我摘楊桃的滔哥？

還是我那愛上了暗瘡青年的三姐伊寧？

或是教我用國語唸「小明打遊擊隊」令我小學四年級時參加全校演講比賽得了 60 分的二姊蕙芹？

抑是那個我教她站着撒尿的鄰居小女孩？和那在冬天懂得坐在痰桶上拉矢的老狗？



● 黃湛森（前排右三），1950年攝於寶血會德貞女子中學附屬小學門前。

## 深水埗的天空

1949年，黃霑隨家人到港，在深水埗大埔道與白田村交界一幢四層高的唐樓定居，之後兩年，在離住居不足五分鐘腳程的寶血會德貞女子中學附屬小學上學。

學校鄰近嘉頓麵包公司、寶血醫院和美荷樓徙置大廈，屬本區老牌地標。這幅照片，攝於附小在元州街的門前。那時黃霑來港一年，站在前排，穿工人褲，梳西裝頭，跟一眾女生比較，身材相對短小，但頭圍毫不輸蝕，而且一臉自信。學校鐵閘旁邊，掛有「德貞平民夜校」的牌匾，可圈可點。

黃霑自幼入讀教會學校，德貞附小亦一脈相承。教會辦學有自家的風格：崇尚自由、有教無類、關顧弱小，在香港戰後，曾經大力幫忙移風易俗。有趣的是，德貞的風氣，跟深水埗的氛圍，不謀而合。

1950年代初，大量難民到港，不少在黃霑老家背後的山頭聚居。一場大火，讓五萬人流離失所，很快在原地催生了香港第一代徙置大廈。然後，鄰近的長沙灣工廠地帶逐漸成型，深水埗經濟活動頻繁，區內滿佈戲院、茶樓、街市和各式各樣的小商戶。來往的人，背景混雜，目標類同，又不問出處。

少年黃霑得教會學校之風，學懂自信，同時自由好動，經常由白田村口的老家出發，經過美荷樓，穿越欽州街，逛街看戲，吹琴讀書，跟發奮平民和落難大師擦肩而過，盡吸天底下的人間精華。

那夜，重回深水埗。

這是我童年成長之地。

童年，離我已遠。

閒時，很少想到當年情景。但偶爾一回首，很快樂。

比起香港的銅鑼灣和灣仔，深水埗的深夜，顯得靜，一個倦極了的男人在沉睡的感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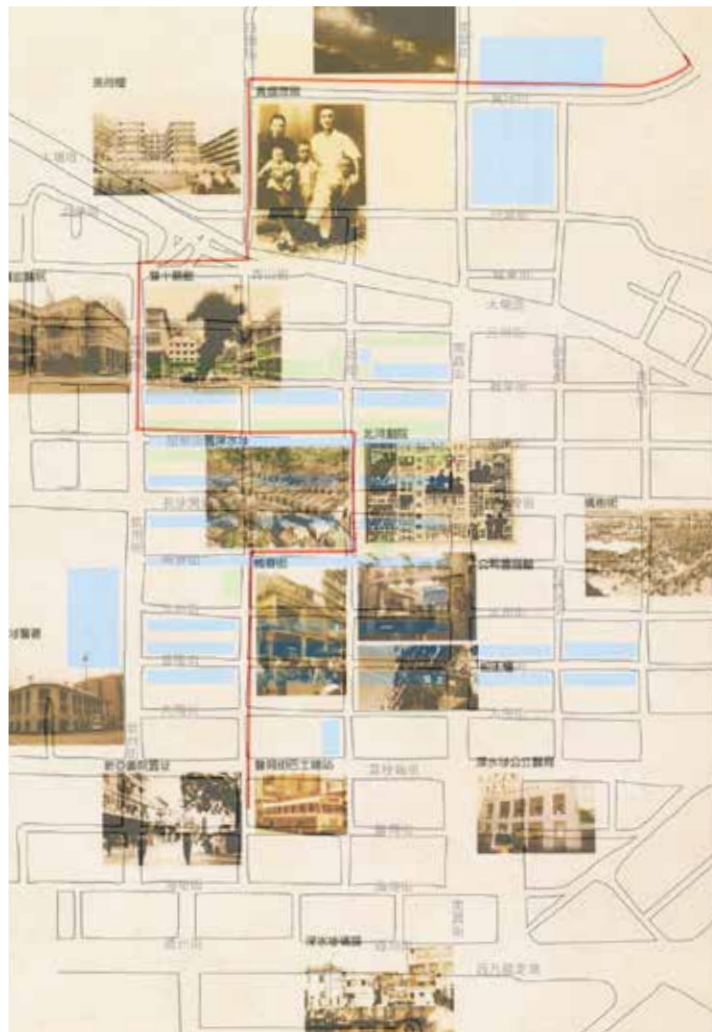
不是美人 beauty sleep，但其美，是另一種感覺。

深水埗是實在的，實際的，也古老的。全個區，沒有甚麼 hi-tech 高科技大廈，但另有種質樸誠實的美。

有一陣子，深水埗是木屋最多的地方，漫山遍野，數也數不清。然後，一把火，把這些山邊木屋，一夜之間，全部化為灰燼。此刻，那場大火的景象，想起也還驚心動魂，叫人顫慄不已。是這場浩劫，迫香港蓋起第一座六層徙置大廈的。雖然，這不是甚麼轟轟烈烈的歷史，但在深水埗人心中，這些往事，殊堪再記。

從前香港暴動，幾次和深水埗扯上關係。但平日，深水埗是可愛的，馴善而保守。彷彿是個半生勞碌的苦力，偶然發完一陣子牛脾氣之後，又再刻苦耐勞起來。

所以，我儘管不住深水埗了，直到今天，還不時回去，兜一兩個圈，到處走走。在母校小學門前，探頭探腦一番，找找那童年的感覺，開心一會，快樂一陣子。



少年黃霑在深水埗白田村口的故居目睹石硤尾大火、七層徙置大廈興建和雙十事件，同時在區內逛街、看戲、買書、上茶樓。2014年開始，有團體舉辦「黃霑在深水埗導賞團」，導賞地圖記錄了他成長的地標。

「我是個深水埗仔。  
在深水埗成長，一住廿多年。  
對深水埗，我有深情。」

38



深水埗北河街，1950年代。照片由張順光提供。

不是前一陣子為《喋血街頭》配樂和吳宇森談起，倒不知道我們在童年時代是石硤尾街坊。

阿森住在南昌街尾，我住在桂林街口，大家都在北河街上北河戲院看電影，就此愛上了銀幕上的影像，終生不渝。

住得那麼近，興趣又那麼接近，居然到那麼多年之後才交起朋友來。

那夜，大家在配音間談起，不知是怎麼形容石硤尾才是。

歲月已經把石硤尾木屋變成一棟又一棟的大廈，香江中學後面的山，早已鑿得扁扁平平，不像山了。

39

聖方濟各堂仍在，東廬卻早就不見了。皇宮戲院、金門麵包都失了蹤。

1950年代、60年代的年月，只存腦海裏，環境都不再如舊了。曬布曬紗的空地，不見了。

白田村早已夷為平地。

連那時可望不可即的華爾登酒店，都在拆卸之中了。

那些日子，都失去了。

沒有失去的，是大家對童年、對街坊、對成長區域的思念。